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今古奇觀

二

抱甕老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十一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惟結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那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紛、追攀送謁無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拜舞猶弟兄、一關微利已交惡、况復大難肯相親、君不見當年羊左稱死友、至今史傳高其人

這篇詞名爲結交行、是歎末世人心險薄、結交最難、平時酒杯來往、如兄若弟、一遇風大的事、纔有些利害相關、便爾我不相顧了、真箇是酒肉弟兄、千箇有落難之中、無一人還有朝。兄。弟。暮。仇。敵。纔。放。下。酒。杯。出。門。便。彎。弓。相。向。的。所。以。陶。淵。明。欲。息。交。稽。叔。夜。欲。絕。交。劉。孝。標。又。做。下。廣。絕。交。論。都。是。感

慨世情故爲忿激之談耳。如今我說的兩箇朋友却是從無一面的。只因一點意氣上相許。後來患難之中。死生相救。這纔算做心交至友。正是

說來貢禹冠塵動

道破荆卿劍氣寒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宰相代國公郭震。字元振。河北武陽人。氏有姪兒郭仲翔。才兼文武。一生豪俠。尙氣不拘繩墨。因此沒人舉薦他。父親見他年長無成。寫了一封書。教他到京。叅見伯父。求個出身之地。元振謂曰。大丈夫不能掇巍科。登上第。致身青雲。亦當如班超傳介子立功異域。以取富貴。若但借門第爲階梯。所就豈能遠大乎。仲翔唯唯。適邊報到京南中。洞蠻作亂。原來武則天娘娘革命之日。要買囑人心歸順。

只這九溪十八洞蠻夷、每年一小犒賞、三年一大犒賞、到玄宗皇帝登極、把這犒賞、常規都裁隔了、爲此群蠻一時造反、侵擾州縣、朝廷差李蒙爲姚州都督、調兵進討、李蒙領了聖旨、臨行之際、特往相府辭別、因而請教郭元振曰、昔諸葛武侯七擒孟獲、但服其心、不服其力、將軍宜以慎重行之、必當制勝、舍姓郭仲翔、頗有才幹、今遣與將軍同行、俟破賊立功、庶可附驥尾、以成名耳、卽呼仲翔出、與李蒙相見、李蒙見仲翔一表非俗、又且當朝宰相之姪、親口囑托、怎敢推委、卽著仲翔爲行軍判官之職、仲翔別了伯父、跟隨李蒙起程、行至劍南地方、有同鄉一人、姓吳名保安、字永固、見任東川遂州方義尉、雖與仲翔從未識面、然素知其爲人、義氣深重、肯扶

持濟救人的、乃修書一封、特遣人馳送於仲翔、仲翔折書讀之、書曰、

不肖保安、幸與足下生同鄉里、雖缺展拜而慕仰有日、以足下大才、輔李將軍以平小寇、成功在旦夕耳、保安力學多年、僅官一尉、僻在劍外、鄉關夢絕、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恐厄選曹之格限也、稔聞足下分憂急難、有古人風、今大軍征進、正在用人之際、倘垂念鄉曲、錄及細微、使保安得執鞭從事、樹尺寸於幕府、足下丘山之恩、敢忘銜結、仲翔玩其書意、歎曰、此人與我素昧平生、而驟以緩急相委、乃深知我者、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與之出力、寧不負愧乎、遂向李蒙誇獎吳保安之才、乞徵來軍中、効用、李都督聽了、

便行下文帖到遂州去。取方義尉吳保安爲管記。纔打發
差人起身探馬報蠻賊猖獗逼近內地。李都督傳令星夜趨
行。來到姚州。正遇著蠻兵搶擄財物。不做準備。被大軍一掩
都四散亂竄。不成隊伍。殺得他大敗全輸。李都督恃勇招引
大軍乘勢追逐五十里。天晚下寨。郭仲翔諫曰。蠻人貪詐無
比。今兵敗遠遁。將軍之威已立矣。宜班師回州。遣人先播威
德。招使內附。不可深入其地。恐墮詐謀之中。李蒙大喞曰。羣
蠻今已喪膽。不乘此機掃清溪洞。更待何時。汝勿多言。看我
破賊。次日拔寨都起行了數日。直到烏蠻界上。只見萬山疊
翠。草木蒙茸。正不知那一條是去路。李蒙心中大疑。傳令暫
退。平衍處屯扎。一面尋覓土人訪問路徑。忽然山谷之中。金

鼓之聲四起、蠻兵滿山遍野而來、洞主姓蒙名細奴邏、手執木弓藥矢、百發百中、驅率各洞蠻酋、穿林渡嶺、分明似鳥飛獸逸、全不費力、唐兵陷於伏中、又且路生力倦、如何抵敵、李都督雖然驍勇、奈英雄無用武之地、手下爪牙看看將盡、歎曰、悔不聽郭州官之言、乃爲犬羊所傷、拔出靴中短刀、自刺其喉而死、全軍皆沒於蠻中、後人有詩云、

馬援銅柱標千古

諸葛旗臺鎮九溪

何事唐師皆覆沒

將軍姓李數偏奇

又有一詩專答李都督不聽郭仲翔之言、以自取敗、詩云、

不是將軍數獨奇

懸軍深入總堪危

當時若聽還師策

總有羣蠻誰敢窺

其時郭仲翔也被擄去，細奴邏見他丰神不凡，叩問之，方知是郭元振之姪，遂給與本洞頭目烏羅部下。原來南蠻從無大志，只貪圖中國財物，擄掠得漢人都分給與各洞頭目，功多的分得多，功少的分得少，其分得人口，不問賢愚，只如奴僕一般，供他驅使，斫柴、割草、飼馬、牧羊，若是人口多的，又可轉相買賣。漢人到此，十個九個只願死，不願生，却又有蠻人看守，求死不得，有恁般苦楚。這一陣廝殺，擄得漢人甚多，其中多有有職位的蠻酋，一一審出，許他寄信到中國去，要他親戚來贖，獲其厚利。你想被擄的人，那一個不想還鄉的？一聞此事，不論富家貧家，都寄信到家鄉來了，就是各人家屬十分沒法處置的，只得罷了。若還有親有眷，挪移補湊得

來那一家不想借貸去取贖那蠻會忍心貪利、隨你孤身窮漢、也要勒取好絹三十疋、方准贖回、若上一等的憑他索詐、烏羅聞知郭仲翔是當朝宰相之姪、高其贖價、索絹一千疋、仲翔想道、若要千絹、除非伯父處可辦、只是關山迢遞、怎得寄個信去、忽然想著吳保安是我知己、我與他從未會面、只是見他數行之字、便力薦於李都督、召爲管記、我之用情、他必諒之、幸他行遲、不與此難、此際多應已到姚州、誠央他附信於長安、豈不便乎、乃修成一書、逕致保安書中、具道苦情、及烏羅索價詳細、倘永固不見遺棄、傳語伯父、早來見贖、尙可生還、不然生爲俘囚、死爲蠻鬼、永固其忍之乎、永固者保安之字也、書後附一詩云、

箕子爲奴，仍異域
知君義氣深相憫

蘇卿受困在初年
願脫征驂學古賢

仲翔修書已畢，恰好有個姚州解糧官被贖放回，仲翔乘便就將此書付之。眼盼盼看著他人去了，自己不能奮飛萬箭，攢心不覺淚如雨下。正是

眼看他鳥高飛去

身在籠中怎出頭

不題郭仲翔蠻中之事。且說吳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已知郭仲翔所薦留妻房張氏和那新生下未週歲的孩兒在遂州住下。一主一僕飛身上路，趕來姚州，赴住。聞知李都督陣亡消息，喫了一驚。尙未知仲翔生死下落，不免留身打探。恰好解糧官從蠻地放回，帶得有仲翔書信。吳保安折開看了，

好生悽慘，便寫回書一紙，書中許他取贖，留在解糧官處，囑他覷便寄到蠻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便望長安進發。這姚州到長安三千餘里，東川正是個順路。保安遲不回家，直到京都求見郭元振相公。誰知一月前元振已薨，家小都扶柩而回了。吳保安大失所望，盤纏罄盡，只得將僕馬賣去，將來使用覆身。回到遂州，見了妻兒，放聲大哭。張氏問其緣故，保安將郭仲翔失陷南中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要去贖他，爭奈自家無力，使他在窮鄉懸望，我心何安說罷，又哭。張氏勸止之曰：「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你如今力不從心，只索付之無奈了。」保安搖首曰：「吾向者偶寄尺書，卽蒙郭君垂情薦拔，今彼在死生之際，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負之不得？」郭

回誓不獨生也。於是領家所有，估計來止，直得絹二百疋。遂撇了妻兒，欲出外爲商。又怕蠻中不時有信寄來，只在姚州左近營運。朝馳暮走，東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糲。雖一錢一粟，不敢妄費，都積來爲買絹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滿了百疋，就寄放姚州府庫。眠裏夢裏，只想著郭仲翔三字。連妻子都忘記了。整整的在外過了十箇年頭，剛剛的湊得七百疋絹，還未足千疋之數。正是

離家千里逐錐刀

只爲相知意氣饒

十載未償蠻洞債

不知何日慰心交

話分兩頭，却說吳保安妻張氏，同那幼年孩子孤孤恹恹的，住在遂州。初時還有人看縣尉面上小意兒，周濟他一連幾

年不通，首耗就沒人理他。了家中又無積蓄，捱到十年之外，衣單食缺，萬難存濟，只得并送幾件破家火，變賣盤纏，領了十一歲的孩兒，親自問路，欲往姚州尋取丈夫。吳保安夜宿朝行，一日只走得三四十里，比到得戎州界上，盤費已盡，計無所出，欲待求乞前去，又含羞不慣，思量薄命，不如死休看了。十歲的孩兒，又割捨不下，左思右想，看看天晚，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驚動了過往的官人。那官人姓楊，名安居，新任姚州都督，正頂著李蒙的缺，從長安馳驛到任，打從烏蒙山下經過，聽見哭聲哀切，又是個婦人，停了車馬，召而問之。張氏手攬著十一歲的孩兒，上前哭訴曰：妾乃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之妻，此孩兒卽妾之子也。妾夫因友人郭仲翔陷

沒聲中欲營求千疋絹往贖棄妾母子久住姚州十年不通音信妾貧苦無依親往尋取糧盡路長是以悲泣耳安居暗暗歎異道此人真義士恨我無緣識之乃謂張氏曰夫人休憂下官添任姚州都督一到彼郡卽差人尋訪尊夫夫人行李之費都在下官身上請到前途館驛中當與夫人設處張氏收淚拜謝雖然如此心下尙懷惶惑楊都督車馬如飛去了張氏母子相扶一步步推到驛前楊都督早已分付驛官伺候問了來歷請到空房飯食安置次日五鼓楊都督起馬先行驛官傳楊都督之命將十千錢贈爲路費又備下一輛車兒差人夫送至姚州普朔驛中居住張氏心中感激不盡正是

好人還遇好人救

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楊安居一到姚州、便差人四下尋訪吳保安下落、不三四日、便尋着了安居、請到都督府中、降階迎接、親執其手、登堂慰勞、因謂保安曰、下官常聞古人有死生之交、今親見之、足下矣、尊夫人同令嗣遠來相覓、見在驛舍、足下且往暫敘十年之別、所需絹疋若干、吾當爲足下圖之、保安曰、僕爲友心固其分內、奈何累及明公乎、安居曰、慕公之義、欲成公之志耳、保安叩首曰、旣蒙明公高誼、僕不敢固辭、所少尙三分之一、如數卽付、僕當親往蠻中贖取吾友、然後與妻孥相見、未爲晚也、時安居初到任、乃於庫中撮借官絹四百疋、贈與保安、又贈他全副鞍馬、保安大喜、領了這四百疋絹、并庫

上七百疋共一千一百之數、騎馬直到南蠻界口、尋個熟蠻、往蠻中通話、將所餘百疋絹、盡數把他使費、只要仲翔回歸、心滿意足、正是

應時還得見

勝是岳陽金

却說郭仲翔在烏羅部下、烏羅指望他重價取贖、初時好生看待、飲食不缺、過了一年有餘、不見中國人來講話、烏羅心中不悅、把他飲食都裁減了、每日一餐、著他看養戰象、仲翔打熬不過、思鄉念切、乘烏羅出外打圍、拽開脚步、望北而走、那蠻中都是峻峻的山路、仲翔走了一日一夜、脚底都破了、被一般看象的蠻子、飛也似趕來、捉了回去、烏羅大怒、將他轉賣與南洞主、新丁蠻為奴、離烏羅部二百里之外、那新丁

最惡差使小不遂意、整百皮鞭、轉得背都青腫如此、已非一次、仲翔熬不得痛苦、捉個空、又想逃走、爭奈路徑不熟、只在山凹內盤旋、又被本洞蠻子追著了、拿去獻與新丁、新丁不用了、又賣到南方一洞去、一步遠一步了、那洞主號菩薩蠻、更是利害、曉得郭仲翔屢次逃走、乃取木板兩片、各長五六尺、厚三四寸、教仲翔把兩隻腳立在板上、用鐵釘釘其脚面、直透板內、日常帶著二板行動、夜間納土洞中、洞口用厚木板門遮蓋、本洞蠻子就睡在板上看守、一毫轉動不得、兩脚被釘處常流膿血、分明是地獄受罪一般、有詩爲証、

身賣南蠻南更南

土牢木鎖苦難堪

十年不達中原信

夢想心交不敢譚